

大秦帝国

孙皓晖 著

金戈铁马

第三部

中卷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第三部

金戈铁马

中卷

大秦帝国

孙皓晖 著

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

目录

第六章 滔滔江汉

一 碧水风雪云梦泽	329
二 隐世后墨再出山	336
三 南国雄杰图再起	347
四 江峡大战 水陆破楚	362
五 白起激楚烧夷陵	377
六 楚怀王第一次独断国事	386
七 终以身死问苍天	393

第七章 兴亡纵横

一 燕山气象 赫然大邦	402
二 乐毅算齐见分毫	409
三 狂狷齐王断了最后一条生路	418
四 乐毅临机入咸阳	431

第八章 幽燕雷霆

一 六百年老诸侯振翼而起	447
二 冰天雪地的辽东军营	450

三	轻锐劲健的燕国新军	456
四	我车既攻 我马既同	462
五	整我六师 如雷如霆	472
六	军前谋国君臣心	483
七	酷刑万刃 瓦釜雷鸣	490

第九章 孤城血卜

一	古老铁笼保全了田氏部族	500
二	尘封的兵器库隆隆打开	512
三	化齐方略陡起波澜	527
四	孤城一片有纵横	534
五	战地风雪 大将之心	542
六	兵不血刃 战在人心	552
七	齐燕皆黯淡 名将两茫茫	560

第十章 胡服风暴

一	白起方略第一次被放弃	571
二	赵奢豪言 险狭斗穴勇者胜	580
三	秦军首败 天下变色	591
四	茫茫边草 云胡不忧	604
五	林胡骑术震惊了赵雍	615
六	我衣胡服 我挽强弓	622

一 碧水风雪云梦泽

大雪纷飞的冬日，鲁仲连接到了田单商队的快马急书：河内沦陷。

这时，春申君正在府中与鲁仲连拥炉小酌。一看书信，春申君倏然变色：“噢呀自作孽，魏国四十万大军睡大觉了？还有信陵君，都到北溟逍遥游去啦！”鲁仲连粗重地喘息着沉默着，猛然一拳砸到案上：“秦国猖狂，欺六国无人乎？”霍然起身，“春申君，我这便上路。来春清明，你我到汨罗相见！”春申君一连声嗟呀惊叹：“噢呀呀，说好来春上路了。这大雪塞道，如何走法？”鲁仲连急迫道：“等不得了，不见秦人冬天打仗么？”说罢转身便走。到得庭院，一片风雪骤然扑面。春申君大急，跟在后面紧走急说：“噢呀慢点，你看这天气，总得备辆车带些干肉干粮啦。”鲁仲连也是边走边说：“不用。经常上路，还能饿着？有风有雪，干净。”春申君转身对跟来的仆人喊道：“噢呀，别跟着乱跑，快去牵马。”说话间到了门庭，仆人已经牵来了鲁仲连的骏马在廊下等候。春申君看见鞍辔齐整的骏马，恍然锐声道：“仲连且慢，家老，快去拿我那

领貂裘来啦。”

鲁仲连大笑道：“风雪见猛士，那物事上身累我，不要。”笑罢一拱手告辞，飞身上马，两腿一磕，那匹铁灰色骏马一声短促的嘶鸣，骤然大展四蹄，箭一般冲入茫茫风雪之中。只留下春申君怔怔地伫立在风雪地里，兀自唏嘘叹息。

出得春申君府邸，漫天皆白，整个郢都城垣都陷进了茫茫雪雾之中。鲁仲连有主见，径自走马向城南而来。郢都临水近江，云梦泽伸展出的小江河多在城垣西南，西门南门修建了直通外水的水门。水门下常有各种船只停泊，供旅人官员等从水路出城。寻常时日，一见客官过桥进得码头，船家便在各自船头笑脸相迎，没有人争相呼唤，只任你挑选上船。不管客官跨上哪家船只，其余船家都会遥遥招手，操着或急促或温软的水乡口音喊一声：“客官顺风——”离去船家也会对同行笑盈盈喊一声：“再会——”回头再笑着说一句，“客官，依坐好了。”小船便悠然荡出码头，飘出水门，融入茫茫水天之中。那份殷殷之情，总是给旅人一片温馨，令远足者怦然心动。鲁仲连熟悉楚国，更是喜欢水乡独有的这一份明亮柔昵，但来江南，能坐船从不乘马。如今风雪漫天，陆路难行，水路却不似北方冰冻，正好不耽搁行程。

谁想过那座石桥，水门下一片空寂，大小没有一只船。

“有船么？可有船家出水——”鲁仲连焦急，大袖一抹脸上雪水，一声高喊，连呼三遍，都是空无应答，不禁重重地叹息一声，一时愣怔在风雪之中。

“客官，依有急火事了？”背后码头石下突兀冒出一个苍老的声音。鲁仲连惊讶回头。一堆雪丘中钻出了一个白发苍苍的精瘦老人，一身粗布夹衣，青布包头，双手拢在袖中，一边跺着脚一边上下打量着。鲁仲连忙道：“老人家，那些船呢？”老人一笑：“客官毋晓得，今冬大雪忒煞猛，有房子的上岸去了，没房子的投亲靠友去了，船也没有了。”鲁仲连焦急道：“水道又没冰冻，不做生计，上个甚岸？”老人笑道：“依毋晓得，水道没冻，人却冻了。官府有令，冬船增税三成。谁想守在这里吃雪了？”鲁仲连又气又笑道：“冬日客人少，为何还要增税？”老人呵

呵笑道：“依是这般说。官府却说，冬船价高了。”鲁仲连不禁愤愤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当真昏君。”老人连忙紧张地四面张望了一番，才低声道：“毋高声了。依有急火事，老朽送客官一趟子了，左右在这里也是冻着。”鲁仲连惊喜道：“老伯有船？在何处？”老人向水上那堆雪丘一努嘴：“不大，还算快捷了。”鲁仲连恍然笑道：“啊，大雪盖了船篷。老伯，我还有这匹马，能载么？”老人打量了骏马一眼沉吟道：“客官，依到哪里去了？”鲁仲连道：“东出云梦泽，再到震泽吴越之地。”老人摇头道：“依是远足，马不行。我这小船也只得过得云梦，江东没走过了。要不客官再等等，看有无别个船来？”鲁仲连断然道：“便是老伯。马，我托在城门守军这里。”老人惊讶道：“依一匹好马，不怕狼兵杀了吃马肉？”鲁仲连笑道：“他要杀马，我便杀他。老伯，稍等片刻。”说罢卸下马背上的一只皮口袋，牵马去了。

过得片刻鲁仲连回来，老人已经将船上积雪除去，一只乌篷轻舟亮在了码头之下。老人站在船头笑着：“船桥雪水滑，客官小心了。”鲁仲连说声不打紧，已经大步走过了搭在码头与船头之间的一板桥，轻捷稳健地到了船头：“老伯，走。要我帮个手么？”老人已经操起了长长的橹桨，摇摇头笑道：“大雪天不能张帆，慢些个，依毋得急噢。”鲁仲连笑道：“只要走，慢也是快。”“客官是个明理人。”老人呵呵笑着，小船已经悠然荡出了码头，看看将近城门，老人从怀中摸出了一个大铁钱，咣啷一声，准准地丢进了三丈开外挂在城门洞口的一个敞口铁箱。鲁仲连惊讶道：“老伯，好准头！”老人笑道：“三五丈远，客官见笑了。瞎子阿鹏，十丈开外一扔即中，那才叫准头了。”鲁仲连大奇：“瞎子？瞎子能有如此功夫？”老人还是呵呵笑着：“不多算，日每三钱，几十年扔下来，能没个准头？”鲁仲连不禁一声叹息，说不出话来了。

出得水门一个时辰，小船与漫天雪花一起飘进了云梦泽。极目远眺，天是无边的灰，水是断续的蓝。肥大的雪花从天宇深处涌流出来，匆匆地扑向无垠的水面。云梦泽腾出灵动湿热的水雾，紧紧地拥住了冰凉的雪花，悄无声息地升腾起无边的白纱。天地朦胧，小船悠悠，直是在虚无的云天飘荡。

“雪拥云梦兮水天澹澹，孤舟一叶兮我心茫茫——”鲁仲连站在船头，不禁高声吟哦，末了圈起掌筒一声长呼，“云梦大泽——我来了——”

“客官好学问。”老船家呵呵笑着，“雪天走云梦，老朽也是头一遭。”

“老伯，大雪碧水云梦泽，美是不美？”

老人呵呵笑着悠悠摇橹，破天荒地没有说话。一阵风雪呼啸吹过，吹起老人单薄布袍下五色补丁的破旧内衣。鲁仲连心中一颤，顿时觉得不是滋味，蹲身钻进船舱，走出来将一件翻毛短皮袍披到老人身上。老人一回头，满脸通红道：“客官，这可使勿得，船家人不作兴受外财，老朽要招人骂了。”鲁仲连高声道：“天寒地冻，老伯病了，我也走不远。”老人一怔，局促笑道：“呵呵，也是，那便算了依的船资，老朽生受了。”说罢停下手中橹，将皮袍穿好，又找了一条细麻绳在腰间束了一道，搓着手笑了：“绵暖不如皮，老话在理，依毋晓得多舒坦了。”鲁仲连拳头捶着胸脯高声道：“老伯，我是后生，有一拨子牛力气，你教我摇橹。”老人呵呵笑着连连摇手：“使勿得使勿得，风雪无向，依要上手，明日就漂到糊涂国去了。”鲁仲连大笑：“那便说好，天晴了教我。”老人已经站在橹担前操起了大橹：“依毋晓得，这橹带舵，没有三年跑船，不教上手的了。”鲁仲连心中一动道：“老伯，这船是你自家的么？”老人又恢复了慈和的呵呵笑声：“是了是了。十年前，老朽才打得这条船。船是家，有船才有家了。”鲁仲连默然良久，长长地叹息了一声。

老人猛然高声道：“客官进舱，要起风了。”

“风便风，不怕！正好见识云梦泽汪洋之气。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一道恍若城墙的白茫茫混沌雪雾已经迎面推了过来，隆隆之声夹着尖锐呼啸，势若千军万马。老人大喝一声：“客官趴下！头冲船头。”鲁仲连不及思索，一个滑步倒在船舷抓住了一条固帆麻绳。老人却挺直着身板，钉在橹担前牢牢抓着重橹纹丝不动，将船头正正地对白茫茫突兀高耸的雪山风雷。片刻之间，鲁仲连眼前骤然一黑，一股巨大的推力生生要将他抛将出去。鲁仲连贴在船舷之下，双脚紧紧蹬住了一道板棱，双手死死抓住了麻绳，只觉得尖锐的呼啸掠过，头皮耳目像被利刃飞快地刮过，一阵剧烈疼痛，当即眩晕了过去。

及至睁开眼睛，景象已是大变。天空湛蓝得令人心醉，红红的太阳枕在遥远的水线，碧水长天，明亮得扎人眼睛。鲁仲连挣扎着扣住船舷站起身来，踉跄着脚步一声大喊：“噢——太阳出来了——”如何没有人说话？鲁仲连蓦然回头，顿时惊呆了——船尾橹担前，老人身上已经没有了翻毛皮袍与半长布袍，一身五色补丁的短衣，也只丝丝缕缕地挂扯在棱棱瘦骨上，一条腿紧紧钩着橹担，一条腿弯曲在船板，怀抱大橹弓着腰身，头冲着船头，圆睁着双眼，脸上满是鲜血，一头白发散乱地披在双肩，动也不动地扎在那里，分明一座白石雕像。

“老伯——”鲁仲连一声嘶喊，一步冲上去抱住了老人。

老人已经僵硬了。不管鲁仲连将老人抱在怀里如何努力，老人双手都铁钩一般抓着橹柄，佝偻前仆着僵硬冰凉的身板。鲁仲连大急，三两下脱去自己的丝绵长袍裹住老人，又飞快地钻进船舱从皮袋里找出了路途常备的急救丹药，钻出舱来撬开老人的牙关，含一口水嘴对嘴给老人灌了下去。过得片刻，眼见着老人慢慢松开了双手伸开了腿脚，眼珠轻轻地转动了一下。

“老伯！你醒了？”鲁仲连惊喜地大叫起来。

“好后生，依好命……”老人艰难地绽开了一丝笑意，“放晴了，竖起橹桅，挂上帆，只把住橹担，朝东不动，便入了江东。老朽没将客官送到，惭愧了……”猛然，粗重短促的一声喘息，老人雪白的头颅一歪，没有了声息。

“老伯，鲁仲连害你也！”猛士如鲁仲连者，生平第一次放声大哭。

惨淡的夕阳隐没了，满天星斗闪烁在无垠的夜空，一钩新月斜挂，激荡的涛声无休止地摇晃着小船随波逐流。鲁仲连静静地坐在船尾，端详着身边盖着长袍的老人，双手只抱着橹柄，任小船向着东方漂去。他不想起桅张帆，只想守护着这个因他而死的老人。蓦然之间，鲁仲连眼前一闪，那是何物？烙印！

鲁仲连静神凑近，只见老人雪白散乱的鬓发下隐隐两个焦黑中透着肉红的古字——小臣！淡淡月光之下，肉红幽幽，惊心动魄。鲁仲连不禁一个激灵——老人是逃跑的奴隶？没错。方今天下，唯有楚国的贵族

封地保留着古老的战俘奴隶制。“小臣”是最低贱的苦役奴隶，名号“小臣”，是殷商古老部族对低贱奴隶的称谓。果然如此，老人一定是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，隐藏了常人无法体察的苦闷，终是沦落船户，却永远地对客人绽开着一副殷殷笑脸。看着老人安详舒展的面容，鲁仲连不禁喃喃道：“老伯，你为何不逃到北方去？魏齐韩赵秦，早已经没有这种烙印古奴了。是了是了，我猜度老伯是离不开水乡，离不开这云梦泽也。”

天终是亮了。太阳虽然又红又大，风却冷飕飕刀子一般。鲁仲连活动了一番手脚，开始收拾张帆。老人这只船虽然不大，却打造得精巧结实，桅杆底部是一副牢牢固定在船体上的“人”字形木架，大约只有三四尺高。齐国靠海，鲁仲连大体还晓得一些船上本事，一番搜寻，找到了躺在船舷沟槽里的一段丈余高的挂帆柱。幸亏是冬雪休船，老人拆了桅杆，否则昨日一定是桅杆摧折帆布碎裂小船倾覆。鲁仲连不及感慨，抱起帆柱一番折腾，终是将帆张了起来。一看风向，正是西北风劲吹，直下东南正是顺风。鲁仲连一阵轻松，对老人深深一躬：“老伯，托你佑护了。顺风，我们走。”如老人所说，鲁仲连只站在撻担前牢牢将橹柄对着东南方，小船悠悠去了。

漂得一日，红日西沉时，小船顺风顺水地漂到了一座小岛前。

鲁仲连疲累已极，打量一番地势，将小船抛锚在一处极是避风的岩石之下，背起老人提着皮袋登上了小岛。这是一座孤岛，山石嶙峋草木茂密，积雪中依然露出苍黄青绿。鲁仲连站在最高的一块岩石上将小岛打量一番，断定不会隐藏冬天觅食的猛兽，才放下老人，折来一大堆枯枝断木，打起火镰在避风处燃起了一堆篝火。忍着饥渴，鲁仲连用一口短剑先在山坡上挖出了一个三四尺见方的土坑，又在坑底铺满了松软的茅草，然后将老人轻轻抱了进去，给老人盖上了自己那件长大的丝绵袍；仔细思忖，又找来一方石板，盖住了土坑。鲁仲连兀自喃喃道：“老伯，你且先在这里歇息一段时日。日后，鲁仲连定然将你移回郢都安葬，访出你的名姓，给你老人家立一座高大的墓石。”说着将翻出的新土堆在石板上，恰恰一座坟茔。一切妥当，鲁仲连打开皮袋拿出干肉酒囊，将

一方干肉端端正正地摆在老人坟前：“老伯，旅途之酒无薄厚。来，你先饮了。”提着酒囊围着坟茔洒了一圈清酒，颓然坐在了篝火前喘息起来。分明是饥肠辘辘，鲁仲连拿着干肉却难以下咽，一个朦胧，靠着山石软倒，随即大放鼾声。

一觉醒来，又是山水明亮。鲁仲连自觉精神振作，方才一通大吃大喝，吃喝完毕，在老人坟茔前插了三根高高的青竹，又用剑画了三个大大的“十”字，下岛上船去了。

谚云：冬冷雪后。这一日还是干冷的西北风，鲁仲连却觉得天从人愿，虽是一身夹袍浑身冰凉，精神分外抖擞。起锚扯帆，片刻之间进入了茫茫云梦。又是一日顺风漂流，暮色时分，辽阔浩渺的云梦泽渐渐收窄，水流也在碧蓝中泛出青灰，远远地青山夹峙，苍苍云梦终是化做了长川东去。鲁仲连大是惊喜，兀自高声长呼：“噢喏！大江滔滔，仲连来也——”

出得云梦泽，是三千里江东地面，也便是吴越两个已经灭亡了的国度，此时叫做东楚。一入江东，有了盎然春意。两岸青山村畴，江面白帆依稀，渔船商船间或总能遇到，比辽阔清冷的云梦泽多了一番生机。鲁仲连从未来过江东，然却带有一张墨家绘制的《江东山水图》，再有不明，遇到船家便问，也还算走得顺当。

过了一日一夜，小船出江，进入了震泽大湖。一出震泽，是老吴国的都城姑苏。过了姑苏，便是鲁仲连此行寻觅的越地大山。想想自己不通吴越方言，更兼水陆皆生，鲁仲连在震泽北口的丹徒^[1]城停了半日，用春申君令牌请官署派了一名颇有阅历的老通吏，又自己雇请了一名年轻力壮的水手，便于夜间进震泽，直下老越国茫茫大山。

鲁仲连火急要找的，是一位隐居在会稽山的神秘人物。

[1] 丹徒，吴国城邑，秦统一后置丹徒县，在今镇江市郊地带。

二 隐世后墨再出山

会稽山，既是大禹聚会诸侯之地，也是大禹葬身之地，更是天下享有赫赫盛名的圣地神山。会稽山东麓有口深不见底的古井，井水直通东海，越人称为“禹井”，说是大禹踏勘海水涨落的“眼井”。会稽山上有禹冢，周遭山林鸟雀群落万千，专司禹冢之耘护，春拔草根，秋啄其秽。若有人妄害此鸟，当地越人部族追杀无赦。当鲁仲连站在这座被苍翠松柏紧紧环绕的大冢前时，一时感慨万端。那五六丈高的冢丘五色杂陈，仿佛是上天将天下的各色土壤都搬到了这里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如此一座小山也似的大冢，却没有一根杂草，疏松坚挺，毫无千年风雨冲刷痕迹，五色土斑斓明艳，干净得如同春日刚刚耕耘过一般。连周遭的松林地面都是了无杂物污秽，山林幽谷清新得令人心醉。

“官府有仆役护持禹冢？”鲁仲连素来求实，不大信遥远的民间传说。

通吏大是摇头：“没没没。会稽山猎户都不进，纵有官府仆役，如何谋生？”

突然，森森无边的松柏林海中一阵林涛般的异样声音弥漫了过来。鲁仲连抬头之间，蓦然便见万千飞鸟贴着地面向禹冢掠来，没有一声啁啾鸣叫，起起落落地衔起地面的落叶枯草，盘旋飞舞着从鲁仲连身边掠过，大片出了山林直向遥遥大海飞去。

“噫——”鲁仲连长长地惊叹一声，盯着鸟群飞去的方向良久愣怔。

通吏笑道：“越地荒莽，原多神异之说，先生见笑。”

“禹冢神鸟，信哉斯言！”鲁仲连由衷赞叹了一句。

“先生，过了禹冢山，是若邪溪，过了若邪溪，才是五泄峰，须得赶路也。”

“好，走。”鲁仲连答应一声，跟着通吏轻轻地走出了这片洁净的山林。

大约走得一个多时辰，翻过了两个山头，眼前一道峡谷。一条山溪挂在半山之上，匹练直下声若沉雷，赫然一片孤潭深深沉在谷底，南山崖上一柱悬空孤石斜斜伸出在潭水之上，奇绝异常。鲁仲连长剑指着山

溪高声道：“那定然是若邪溪了。”通吏笑道：“此水有四奇，先生晓得无？”鲁仲连摇头：“我却如何晓得？”通吏指着遥遥山溪道：“一奇铸得神剑，山左有欧冶子铸剑石洞。二奇浣得轻纱，山右是西施族人当年的村落。三奇众山倒影，窥之如画。先生说，美是不美了？”

“如何不美，第四奇如何？”鲁仲连饶有兴味。

“这末了最是令人不解。”通吏认真地皱起了眉头，“但有人物在此出奇，此后便不奇了。人云，奇后不奇。”

“莫名其妙，此话怎说？”

“欧冶子之后，若邪溪不能铸剑。西施之后，若邪溪不能浣纱。先生且看，这里早已经了无人迹，都迁走了。”

“奇！”鲁仲连童心大起，“可有谁个在孤石看过众山倒影么？”

通吏摇头：“如此之险，谁个上得去？众山倒影只怕是传闻，先生莫得涉险。”

“若是不险，有何看头？”鲁仲连说着话已经大步向山崖走去。

这道山崖青苍苍一道绝壁高耸，半腰凌空伸出一方孤石。孤石之上有一棵亭亭大树，高逾七八丈，此刻一团白云飘过，恰恰掩住了孤石，那大树仿佛生在云端的天树一般，当真是物化神奇。鲁仲连高声问：“那是甚树？能在孤石生长？”通吏笑道：“这是白栎，比北地的麻栎可是高大多了，生在孤石之上，原是少见。”鲁仲连再不说话，端详一阵，一手用长剑拨打着齐腰深的茅草，一手揪着杂乱丛生的灌木枝杈，不消片刻攀上了山崖。通吏遥遥看去，白栎树梢恰恰在鲁仲连脚下。此时，鲁仲连从山崖边一跃飞起，堪堪地落在了白栎树冠，树冠倏忽一沉，鲁仲连已经大鸟一般落到了孤石之上。

“好！”通吏不禁大大赞叹了一声。

此时白云刚刚飘过，峡谷明澈如洗。鲁仲连乘崖俯视，只见幽幽谷底汪洋着一片碧蓝，潭水四周是层层叠叠的绿树作岸，分明一个巨大的绿盆中盛着一汪碧水，那碧蓝明亮的潭水中涌动着一簇簇嵯峨山峰，直是天地间匪夷所思的图画。

“众山倒影，窥之如画。若无人到此，此话却是如何来的？”鲁仲连

兀自喃喃，如醉如痴，“隐匿此等山水之间，谁还去想世间纠葛？”徘徊半日，感慨中来，拔出长剑在合抱粗的白栎树干上一阵刻画，跟着双掌一振，树皮纷落，赫然显出四个大字——误人山水！

正在此时，谷风长啸，一团乌云骤然扑面而来，孤石大树顿时陷入一片黑暗。鲁仲连直觉一股旋风卷来，要将他拔起一般，大骇之下，连忙伏身贴地紧紧抱住了大树。倏忽旋风卷过，明澈的峡谷已是一片幽暗。再看那峡谷深潭，已是漆黑如墨，森森骇人，哪里还有窥之如画的仙境？

“山雨将来，先生回来——”通吏惊慌的声音一丝细线般飘了过来。

鲁仲连抖擞精神，爬上高大的树冠，飞身一纵，抓住了山崖上一根粗大的青藤，脚蹬手抓地攀上了山头，回到通吏面前，已经是衣衫凌乱满头大汗脸色苍白。通吏笑道：“先生形迹，不像观画之人了。”鲁仲连一阵喘息，大喝了半皮囊凉水，这才长吁一声：“天地神异，尽在越地也。”霍然起身，“走！明日赶到五泄峰。”

万山丛中风雨无定，鲁仲连两人一夜半日的路程，经历了七八次风云变幻，次日午后赶到五泄峰，衣服还是半干半湿地紧贴在身上。鲁仲连又气又笑骂道：“鸟！隐居这等地方，当真折腾死人。”通吏连忙一噓，小心低声道：“先生莫得无遮拦，五泄峰有山神耳目。”鲁仲连哈哈大笑：“好好好，五泄峰好。”看着鲁仲连谐谑玩笑，通吏笑了：“先生，你只登上前面这座峰头，便真要说好了。”“是么？那走！”鲁仲连也是惦记着心中大事，说得一句，猫腰大步匆匆地向山上爬去。这面山坡虽然很长，却不甚陡峭，只小半个时辰便登上了山顶。举目眺望，鲁仲连长长地惊叹了一声，身子钉在了山头一动不动。

一道青森森的峡谷，对面两座高山造云壁立，夹着一条山溪，飞珠溅玉直泄山谷，望若垂云，却是两百余丈一道大瀑布悬空。一泄之下，两山又骤然重合，伸出了一个平台，垂云白练隆隆跌入平台，又是直泄山谷数十丈，如此连环三泄，跌入最后一道巨大的平台，瀑布宛如白练鼓风，骤然舒展飘开，变成一道十多丈宽广的白练隆隆坠谷。五道瀑布连环而下，直是青山胸前拖曳了一幅飘飘白纱，当真是天地造化。

“如此雄山奇水，如何叫一个‘泄’字？忒煞风景也。”

通吏笑道：“越人将瀑布叫做‘泄’，土语了。”

“五泄峰？暴殄天物！”鲁仲连耿耿不能释怀。

“先生如此上心，不妨取得一个雅名，小吏禀报官府更名如何？”

鲁仲连思忖良久，哈哈大笑：“还是五泄峰了，泄尽天地晦气。噫！有人唱歌？”

通吏惊喜道：“有歌声，便有高人。先生且听，这歌非同寻常！”

青山之中，歌声清亮悠远满山回荡，却不知来自何处。鲁仲连仔细听去，但觉柔情幽幽，却一个字也听不出意思来：

滥兮抃草滥予

昌互泽予

昌州州

甚州焉乎

秦胥胥

纍予乎

昭澹秦踰

渗悞随河湖^[1]

鲁仲连听得满头雾水，大奇笑道：“这是天歌，人是懂。”

通吏笑道：“我用雅言^[2]给先生唱一遍，只是大意了。”

通吏悠悠唱了起来：

今夕何夕兮	搴舟中流
今日何日兮	得遇君子同舟

[1] 这首歌词连同下面的译文，是中国古代唯一用方言字音记载下来的越语歌词，见《说苑·善说》。

[2] 雅言，春秋战国对官话的称谓。中国自西周开始规定雅言为官场用语，延伸至战国成为交际通用语。

蒙羞被好兮 不訾耻诟
心几顽而不绝兮 相知君子
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

鲁仲连听得大是愣怔，不禁喟然一叹：“如此美歌，惜乎竟不入《诗》！”

通吏笑道：“《诗》是孔夫子删的，原本没收楚吴越。”

“这人却在哪儿？”鲁仲连怔怔地望着余音袅袅的青山，兀自喃喃着。

“先生唱得一曲，引她出来了。”

“非礼。又不是春日踏青，何能唐突高洁？”鲁仲连想了想上到一块最高的山岩上，两手嘴边一圈，呼喊起来：“何方高人？敢请一见——”

一个声音真切冰冷：“阁下高名上姓？”仿佛在身边，仍是不见人影。

“在下临淄外墨。”鲁仲连心中一动，突然说了一句隐语。

“法同，则观其同。”停顿片刻，真切的声音又飘了过来。

“法异，则观其直。”

“赏，上报下之功也。”

“同，异而俱于之一也。”

突然，真切淡漠的声音变成了一阵动人的笑声：“果然千里驹，来得好快也！”笑语还在山谷回荡，一个白色身影从峡谷倏忽飘了上来，堪堪地落在了鲁仲连对面。鲁仲连只是留心盯着对面山林，突觉眼底白影一闪，定睛一看，大是愣怔——面前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，白纱裹身长发披肩，半身隐在花草之中，活活一个仙子在前。

“你？是方才与我对话之人？”鲁仲连终于开口了。

少女一阵笑声：“空山幽谷，能有何人？”

鲁仲连正色道：“音色有定，分明不是一人。”

突然传来冰冷真切的声音：“小技耳耳，岂有他哉。”分明面前少女说话。

鲁仲连再不疑心，一拱手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鲁仲连请见南墨巨子。”

少女一点头：“这个通吏，不能入山。”鲁仲连踌躇道：“我不谙越语，没